贺享雍文集

贺享雍 著

第五卷

- 电视文学剧本
- 中短篇小说

四川出版集团
天地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贺享雍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四川省巴金文学院创作员。一九五四年出生，四川渠县人，电大中文专业毕业。做过农民，乡“八大员”，乡党委副书记，县委组织部干部，县教育局副书记、副局长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创作，迄今已出版中、短篇小说集三部，长篇小说十三部，散文随笔集三部，文集五卷。其中长篇小说《苍凉后土》《遭遇尴尬》分别获四川省第三届、第四届文学奖，《贺享雍小说选》获巴金文学院“王森杯”文学奖，多部作品被搬上银屏。是四川文学界继周克芹之后，最具实力的乡土文学作家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贺享雍文集. 第五卷 / 贺享雍著. —成都：天地出版社, 2009.8
ISBN 978-7-5455-0164-3

Ⅰ. 贺… Ⅱ. 贺… Ⅲ. ①文学②电视文学剧本-中国-当代③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④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Ⅳ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 100719 号

HEXIANGYONG WENJI
贺 享 雍 文 集 （第五卷）
作　　者　贺享雍
策　　划　四川务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　邹　苹
封面设计　韩建勇
内文制作　四川胜翔数码设计印务有限公司
责任印制　桑　蓉
出版发行　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
（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　邮政编码　610031）
网　　址　http://www.tiandiph.com
电子邮箱　tiandicbs@vip.163.com
博　　客　http://blog.sina.com.cn/tiandiph
印　　刷　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版　　次　2009 年 8 月第一版
印　　次　200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成品规格　165 mm×230 mm　1/16
印　　张　38.75
字　　数　660 千
定　　价　68 元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5455-0164-3

■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，举报有奖!
举报电话：(028) 87734639（总编室）　87734601（市场部）　87735269（营销部）

目　录

电视文学剧本 …… (003－360)
苍凉后土 …… (004－360)

中篇小说 …… (361－484)
末等官 …… (362－381)
又是一个秋天 …… (382－420)
下　水 …… (421－441)
黑　色 …… (442－484)

短篇小说 …… (485－616)
村长三记 …… (486－496)
村长再记 …… (497－510)
五月人倍忙 …… (511－519)
客　至 …… (520－530)
河街·彩画 …… (531－539)
幽静之地 …… (540－543)
小场小故事 …… (544－550)
郭家湾的子孙 …… (551－562)
大　事 …… (563－569)
最后一次社祭 …… (570－583)
山村月明夜 …… (584－596)
蜜月，并不都是甜的 …… (597－606)
花花轿儿出山来 …… (607－616)

内容介绍

本卷收入作者电视文学剧本《苍凉后土》和中、短篇小说17部（篇）。电视文学剧本由长春电影制片厂1996年拍摄为同名电视连续剧并播出。

中、短篇小说大多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、后期及90年代初期。这些作品，取材于作者亲历过的生活，从不同的角度，描绘了新时期农村广阔而丰富的生活场景：生动优美的社会风俗、清新自然的风情风景、前进中人的观念嬗变的困惑与阵痛、基层干部的艰辛与奉献、致富路上的迷茫和价值的错位……小说洋溢着浓浓的乡土气息，语言朴实、文风沉郁、情节生动，在让读者领略当代农村生活的缤纷画卷时，也领略到审美情趣的多样化。其中《末等官》曾被潇湘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《这方水土》，《花花轿儿出山来》被改编成川剧《佳期》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电视文学剧本

苍凉后土

第一集

1　余家湾　日

一个普通的山村。黄色的土地，灰色的天空，宁静而沉寂的田野。

一阵“当当”的钟声，突然从村小学方向传来，接着响起村支书毛玉国（56岁）粗喉大嗓的吆喝声：“开会啰——开会啰——全体村民同志们，开会啰！”

声音在宁静的原野回响。

几只立在水里打瞌睡的野鸭子惊得怪叫两声，飞上了天空。

2　中明老汉家　日

一座典型的农家小院，整洁、富足、祥和。

堂屋里，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吃早饭。这些人除中明老汉父子四人外，还有余家女主人田淑珍（54岁），文忠的老婆卢桂芳（30岁）和7岁的女儿余小梅，以及独生女儿文英姑娘（22岁）。

毛玉国的喊声继续传来，文义几口扒掉碗里的饭，用手背抹抹嘴，跳下桌就要往外走。

田淑珍：“干啥去？”

文义：“今天这会，我开去！”

文忠讥讽地：“嚯！轮得着你吗？吃甘蔗还有个大头小头，你充啥能干？”

文英对文义：“听见没有，大哥提意见了！有风吹大坡，有事问大哥，今天这会，我看还是大哥去！”

小梅：“不，爷爷去！我们家爷爷说了算！”

卢桂芳撒气地在小梅屁股上打了一下：“你多啥嘴？都啥时候了，还不快去上学！”

小梅：（跳下桌，过去背起小书包往外走）爷爷再见！奶奶再见！爸爸再见！

文英：咋不喊你妈再见？

卢桂芳：（没好气地）她妈死了！

田淑珍：（看了看儿媳，又看了看儿子们）这是咋了？今天我们是咋了？

中明老汉这时重重地放下碗，严厉地咳了一声，起身去屋角拿起长烟杆儿，用手摩挲着锃亮的铜烟头，两眼从儿女们身上扫过。

儿女们立即噤若寒蝉。

文义：（半晌，走到凳子前坐下）爸，我不去开会也行！不过，咱要把话说明白。咱家从85年起，转包了华祥叔几户进城经商的人的土地，这些年，咱们苦做苦磨，汗也流了，亏也吃了，好不容易熬到今天合同期满。这第二轮承包，咱们说啥也不能再要那些地了！

余中明：就这事？

文英：爸，这是大事！

余中明：我也没说是小事！文忠，你的意见呢？

文忠：（支吾地）这，这……

卢桂芳急忙在桌下蹬了丈夫一下。

文忠：（急忙改口）对！爸，文义说得对！这些年，咱们是大伯子背兄弟媳妇过河，费力不讨好！干脆把华祥叔他们的地退回去，就只种自己那份！

余中明：文富呢，你也说句话！

文富：（为难地看了看父亲，又看了看文忠和文义，半晌）咱反正是种地的命，爹你咋拿主张都行，只是……

他欲言又止。

田淑珍：有啥你就说吧，含含糊糊干啥？

文富：爸，妈，我和玉秀订婚已经几年了，原说今年收了稻子就办喜事……

田淑珍：办呀，咋不办？我和你爹都商量好了，接下来就办！（停了停）妈比你更着急呢！

文富：可是，要是继续包那么多地，接着就要备办小春化肥、种子、农药，我们只有那么一点钱……

卢桂芳：是呀是呀，一个饼子只有那么一块，经不住分的。

文忠：二弟是真正的老儿童了！

余中明：（站起来，生气地用铜烟锅头戳着地）嚷啥？你们把爹当成啥人了？啊？老子是白吃干饭的？老子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多，吃的盐比你们吃的米还多，该怎么办，我心里就没数？非要你们瞎嚷嚷，啊？

说着，他拿着长烟杆儿向外走去。

文义：哎，爸——

中明老汉站住，回头看着文义。

文义：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红本）这是当年转包华祥叔他们土地的合同，你当面还给周书记。

中明老汉接过合同，揣在怀里，转身又走。

文义：爸，千万不能再承包那些地了！

余中明：（回头，严厉地）都干活去，还磨蹭些啥？

3　村路上　日

三三两两的村民往村小学走去。

道路两旁，水稻收割后的田没有翻耕，稻茬密密麻麻，旱地作物长得不太好，偶有一块块杂草丛生的抛荒地间杂在庄稼中间。

中明老汉衔着长烟袋，低头走着，烟锅里的旱烟早已熄灭。

村民朱清贵（50多岁）赶上了他。

朱清贵：老余大哥！

中明老汉一惊，回过头，立即向朱清贵露出和善的笑容，并将口中的烟袋递给朱清贵。

朱清贵：（吸了一口，发觉烟早已熄了）你这是啥烟，咋不着火呢？

余中明：哦，灭了？（忙为朱清贵点上）

朱清贵：老余大哥，你，你家还准备包那么多地？

余中明：（沉吟一会）老朱兄弟，你说，我们这些人，除了种地，还能干啥？

朱清贵：是呢，除了种地，还能干啥？可这种地，也太不合算了！

余中明：是呀是呀，这几年种地太吃亏！可老朱兄弟，我琢磨，再吃亏还得种地，不种地咋来的粮食吃？你说是这个理儿不是？

朱清贵：那是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！

余中明：我们琢磨，这天下人呀，不能都去坐轿，没人抬轿。我们是

农民，一本二本，庄稼为本，你说是不？

朱清贵：是呀，咋不是？还是老余大哥心里亮堂！要是年轻人都像你这样，就好了！看这些地，撂荒着真叫人心疼！

余中明：（痛心地）可不是！败家呀，这才是败家呀！老朱兄弟，要是让这些杂种过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生活，就知道粮食的金贵了。

朱清贵：那是，老余大哥！

4 村小学 日

操场上，临时搭起了一个主席台，一条横标挂在主席台正中，上写：余家湾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大会。

乡党委书记兼乡长周华（46岁）、刘副乡长（40余岁）、民政干部老陈（53岁）、妇女干部小吴（女，20余岁）坐在主席台上。

毛玉国：（在会场上招呼着来开会的群众）来来来，靠前点靠前点；男人别扯闲话，女人也别织毛衣了，小崽儿滚一边去！

中明老汉和朱清贵走进会场。

人们立即亲热地和中明老汉打招呼：

“余大哥来了？”

“余大伯，你好！”

“余大叔，这儿坐！”

中明老汉亲切地回答着大家的问题。

台上的周华、陈民政、小吴走下来和中明老汉握手。

周华：你好，余大叔！

小吴：大叔来啦！

陈民政：（左手捂着胃部，右手伸给中明老汉）老余大哥，你可迟到了！

余中明：老毛病又犯了？

陈民政：穷人生了个富贵身子，想得安宁都不行！

刘副乡长：（突然走下台，十分热情地）哦，老余大伯，欢迎欢迎！请到台上坐！

余中明：啥？那不成，我咋能上去坐？

刘副乡长：咋不成？你是我们乡有名的种田大户，县长都接见过您，大照片印在报纸上，那是高山上吹喇叭，名声在外呀！大家说，欢迎种田

大户到主席台就座，成不成？

众：（鼓起掌声）成！

余中明：不成不成，那都是老皇历，翻不得。我就在这里坐。

周华：老余大叔，今天这会，是承包土地，与你有关，你过去多承包了几十个人的土地，是功臣，咋不可以到台上坐？

陈民政：行，老余大哥，啥地方都是坐，既然领导说了，你就上来吧！

他们把中明老汉拉到主席台上。

毛玉国：（走到主席台前，打开一本册子）现在点名了，啊！朱清贵、余孝明、余永清、余桂儿、余文全……

被点到名的一一答应，唯有余文全没应声。

毛玉国：余文全咋没来？

一村民：我看见他一大早就拉定购粮去卖了。

毛玉国：今天卖啥定购粮？也好！（合上本子）开会了，大家不要闹哄哄的，啊！余桂儿你屁股下有钉子咋的，乱动啥？现在，请乡党委周书记给大家讲话，大家欢迎！

众人稀稀落落地鼓起掌来。

5　中明老汉鱼塘工地　日

文忠、文富、文义三弟兄和卢桂芳、文英两姑嫂，在挖着鱼塘。文忠三兄弟在塘下用铁锹往上锨着稀泥，卢桂芳、文英站在埂上，用锄头往上提泥土。文忠不时伸懒腰、打哈欠，文富、文义满头大汗。

文忠：（又伸了一个懒腰，拄着锹，对文富）我说老二，你咋回事？

文富：（干着活）咋了？

文忠：咋不把泥巴甩上一些，下雨不就塌下来了？

文富：我是甩到埂上面的呀！

文忠：你看你看，不乐意听批评的话是不是？（指着埂边一块往下掉的泥土）这不是，还没下雨就往下掉了？

文富：（红了红脸，仍干着活）哥，吃饭还兴漏几颗米呢！

文忠：（仍站着）为啥要让它漏呢？不漏不是更好吗？我们既然出了力，流了汗，就要把事情办好嘛……

文义：（白了文忠一眼）别弹匠的女，会谈（弹）不会纺！站着说话干啥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文忠：我站了？我出大力的时候，你在干啥？我站站不应该？

文义：我这里不需要生产队长，你要站，就别影响别人。

文忠：（自知理亏地）行了行了，我没你墨水喝得多，我让你！

他吐了一口唾沫在手心里，搓了搓，埋头干起活来。

堰埂上，文英直起腰，停下干活，叹了一口气。

卢桂芳瞧了瞧小姑子，也跟着直起腰，叹了一口气。

文英：（不满地瞪了大嫂一眼）你咋了？

卢桂芳：（同样）你咋了？

文英：你别盯着我，我不干了怎样？（说着，将锄头横在堰埂上，坐下）

卢桂芳：我不干了怎样？（也同样将锄头横在堰埂上，坐了下来，并且双手叉腰）

文富：你们这是干啥？这是给别人干活？

文义：（瞪了一眼卢桂芳，接着盯着文忠）哼！

文忠：哼啥？

文义：你们两口子，城隍庙的鼓槌，硬是一对，配得好呢！

卢桂芳：文义，你别耗子进书箱，咬文嚼字，我两口子咋个了？没我两口子，你上得了学？我为啥？我就是为你爹包别人几十亩地苦的，心里有气没处撒！我两口子就一个小孩，干啥不能养活自己，非得跟你们受苦受累？你还口口声声我两口子、两口子，我两口子变了黄牛还遭雷打……

说着，她哭了。

文富：算了，大嫂！长哥当父，长嫂当母，你和大哥的恩德我们记着呢！你和文英都歇歇吧，这哪是你们女人干的活儿！

卢桂芳：（越哭越凶）说我不好，我就不好，我不干了！

她气呼呼地站起身，扛着锄头往家里走了。

6　村小学会场上　日

周华：刚才我已经讲了种粮的重要性，一句话：无粮不稳，无农则荒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粮食是基础的基础，家中有粮，心中不慌，这理儿大家都明白了吧？

村民甲：明白啥？说起来重要，做起来不重要！

村民乙：要重要，粮食就该卖好价钱了！

众一片议论声。

毛玉国：静一静，听周书记继续讲！

周华：我知道大家有不同看法，这理儿大家去细细琢磨。没有粮就没有饭吃，这道理很简单，老余大叔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

余中明：咋不是这样！一天不吃饭，饿得心发慌！嘴里没有喂的，屁股眼就没有屙的……（台下村民笑了起来）

刘副乡长：大家不要笑，余大伯话丑理端，说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，所以他才承包了那么多地！现在请肃静，听周书记继续讲。

周华：关于这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政策，上面已有规定，就是大稳定，小调整！啥叫大稳定，就是过去是谁承包的地，现在仍由谁承包，一概不作变动……

中明老汉定定地望着周华。

周华：啥叫小调整？就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些到城里经商的农户，他们的土地留下来，没人耕种，现在抛荒了。这部分土地，要逐渐向种田能手过渡。啥叫种田能手？就是像老余大叔这样的人。当然，这要本着自愿的原则……

台下又闹了起来：

“自己的田还不愿种了呢！”

“谁愿意包谁包去，我反正不愿意！”

“荒就让它荒着吧，白天装太阳，晚上装月亮，多好！”

刘副乡长：吵啥？

众安静下来。

刘副乡长：周书记刚才已经讲得很明了，我不多说。这个村有十亩抛荒地，谁愿意种，报名。

村民低着头，会场一片寂静。

刘副乡长：大家想一想也行，想好了就和村上签合同，啊！

会场仍一片沉默。

周华、刘副乡长、陈民政、小吴、毛村长都紧张地看着台下。

田淑珍：（忽然惊惊慌慌地跑进会场，大叫）不好了，死人了——

会场立即大乱。

中明老汉紧张地冲到老伴面前。

余中明：啥，谁，谁死了？

田淑珍：（瘫软在地上，半晌，才恐惧地坐起来）我那可怜的侄媳妇呀……

余中明：文全家的，她咋了？

田淑珍：她、她跳、跳河了……

众：（纷纷惊问）咋回事？咋回事？

余中明：你倒好好说呀！

田淑珍：我侄媳妇娘家哥明天四十大寿，早上，她叫文全把定购粮拉去粮站卖了，把钱结算回来给娘家哥办寿礼，没想到文全却拿回一张白条子，两口儿一吵架，秋兰她就去跳、跳河了……

众：是这样回事！

说着，纷纷往文全家跑去了。

7　余文全家　日

院子里，叶秋兰（26 岁）水淋淋地仰躺在地上，文义正给她做人工呼吸。

余文全（28 岁）在一旁呼天抢地地号哭，文忠、文富架着他。

众人赶进院子。

余文全：我没法活了哇！没法活了哇！我一千多斤粮，七扣八扣，扣了只剩几十元钱。几十块钱拿到手也好哇，却给我一张白条，我不该和她吵呀！让我也死了吧……

他在文忠、文富怀里挣扎着，众人又上前帮文忠、文富拉着他。

叶秋兰突然“哇”的一声，吐了起来，慢慢眼开了眼睛。

众：活过来了，活过来了——

余文全：（挣脱文忠、文富的手，猛地扑在妻子身上）孩子他妈，我对不起你！我对不起你哇——

周华、陈民政走过去，拉起余文全。

周华：（对毛玉国）马上安排两个人送医院！

毛玉国回答一声，走出人群。

周华：（沉重地）大嫂，我们对不起你了！（对小吴）你把她送到医院，治疗费先给我记着。

小吴：是！

两个村民抬着担架过来，将叶秋兰扶上担架。

余中明：（挤进人群）娃呀，平时挺开朗的女子，咋就一时犯糊涂？谁家没有短钱的时候，挪借挪借不就行了！拿着，这 50 元钱，买点东西补补

身子。

他将50元钱塞在担架上叶秋兰手中。

叶秋兰：（两滴泪珠滚下，微弱地）二叔——

村民和文全以及小吴抬着叶秋兰走了。

毛玉国：行了行了，继续回去开会吧！

村民们望着远去的担架，纷纷感慨：

“唉，这地真不能种了！”

“咋又是打白条？”

毛玉国：走吧走吧！

众人一边叹息，一边又往会场走去。

8　中明老汉家　日

卢桂芳生气地躺在床上。

文忠：（坐在床边）你真生气了？

他讨好地将一只手搭在她的手上，她呼的一下甩开了。

文忠：行了，还是出去干活吧！大白天的，娘还在外面顶着日头干活呢！

卢桂芳：她活该！

文忠：啥活该？

卢桂芳：她是为儿女，我们为谁？

文忠：我告诉你，我们嘴上说说可以，可不能动真的，尤其是文英……

卢桂芳：（坐起来）文英咋了，她多一匹肋巴，高人一等？

文忠：我就只有这样一个妹子，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，能在家等多久？

卢桂芳：我就知道你们是一个奶子带大的，要向着她，我是爹不疼娘不爱的人了……

文忠：（急忙改口）谁说的，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呢！

说着，双手去抱住卢桂芳。

9　村小学　日

人们又三五成群地坐着，都低着头。

毛玉国：好，继续开会了！

刘副乡长：人到齐没有？

毛玉国：（朝人群看了看）哎，余老汉呢？余老汉咋没来？（喊）余中明！

没有应声。

周华：再等一等吧！

10　一块抛荒地　日

地块里面靠着一道山崖，山崖脚下有一座坟堆，地外边是一条小路。

中明老汉衔着烟杆儿，蹲在坟前，久久地看着坟头。

两滴泪珠从眼角慢慢流下。

他急忙用手抹去了，然后转过头，看看抛荒的土地。

地里几株挺拔的蒿草随风摇曳。

他脸上的皱纹在颤动。

良久，他走近蒿草，弯下腰去拔。

蒿草的根部，带着蓬松的泥土。他摇了摇，泥土簌簌落下。

接着，他蹲下去，手指深深插进泥土，抓起一把土，放在眼前仔细地看着，美美地嗅着，然后手指捏拢，混土变成了一个团，再轻轻一捻，泥团又化成稀松的土，从指缝掉了下去。

泥土掉完，他抬起头，仰望着天空轻轻喊了起来。

“女呀——”

当他低下头时，两滴泪珠晶亮。

11　中明老汉家　日

卢桂芳：刚才文全家发生的事，你都看见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爹是榆木脑壳，不开窍，我总担心他还要把那些地包回来。你爹真要是那样，我就不和你过了！

文忠：可有啥办法？爹是那脾气，煤油筒子，碰不得！

卢桂芳：平时看你倒挺能的，可一到关键时刻，咋就蔫了？

文忠：我可真拿爹没办法！

卢桂芳：我问你，我家不赞成再包那些地的，有多少人？

文忠：不是秃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吗？

卢桂芳：为啥你不可以叫文富、文义、文英一起到开会的地方去？这家又不是爹一个人的，你们怕啥？趁白纸还没写上黑字！你们不去，一旦爹糊里糊涂包下了，你们找谁？

文忠：这……

卢桂芳：我前辈子不知作了啥孽，嫁了你们这个家！从进了你家的大门，过了啥好日子？我当牛做马，累了这么多年，还要继续这样下去，你不是成心把我折磨死！好，好，我早点离开这个家门……

她委屈地哭诉着，跳下床欲走。

文忠：（拉住她）好！好！我去不就行了！

12　鱼塘工地　日

文忠走来。

文义：你干啥去了？老婆怠工，你也怠工，真是妇唱夫随呀！

文忠：老三，我现在不和你斗嘴！我告诉你，爹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我觉得他今天会把那些地重新包回来。

文富、文义、文英一齐抬头望着他。

文英：那咋办？

文忠：我们都去看看，爹没包就好，要是包了，我们趁早好修改。

文义：就你这阵还像一个哥样！行，我们去会场！

文英：去就去！

文富：（迟疑着）这、这合适吗？

文忠：啥不合适？

文富：爹生气咋办？

文忠：爹会把你吃了？

文义：二哥，我们已是公民，这是我们的权利，你怕啥？

文忠：老二，告诉你，要是爹真把那些地包下来了，你结啥婚？脑壳昏！我家的底子有多厚，你还不明白？

文富：（犹豫一会）行，我去。

弟兄三人和文英爬上鱼塘，往会场赶去。

走了一段，文富站住了。

文忠：又咋了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